

窗台上的文竹

我的窗台上放着一盆养了六年的文竹,枝蔓伸展开来,约有两米多长。

最初是为了防电脑辐射,我想买盆仙人球,又担心会有人不小心扎了手。

卖花的说,不然你养盆文竹吧,不那么扎手,也可以防辐射。

我接受了养花人的热情推荐,决定养文竹,但不要大盆的,我选了两盆最小的,高兴地带回了家。

矮矮弱弱的两盆文竹,怎么看都养不活似的,我把它们移栽到了一个盆里,相依相伴会有助于它们成长吧,我想。

窗台上阳光充足,我每天早上都不忘给它浇水,这是我所能给予的所有。

虽然它不会花枝招展,但那一个个破土而出的小嫩芽,却为我营造着无数的希望。

在最灰暗的日子,我依然相信,不懈的努力可以让多么骨感的生命都变得丰满起来。

一如这盆文竹,枝枝蔓蔓纠缠着茁壮生长,与最初的弱不禁风相去甚远。

这其中的时间不过四年。

或是乐极生悲,我突然面临失去的惶恐。曾经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,我忙得晕头转向,竟然忘了给文竹浇水。

我看到它的时候,它的叶子几乎全黄了。我心想完了,它要死了。

我很沮丧,感到无能为力,又不想失去,就默默加倍殷勤地给它浇水,让它晒太阳。



我不知道是第几天了,我真的发现文竹在慢慢地变回绿色。那时候,我沮丧的心也跟着复苏了。

我更想不到的是,还不到五年,那天早起为它浇水的时候,突然看到了文竹开着小小的花,那么小却那么醒目!

后来文竹慢慢结出了小小的果实,小小的,红红的,我终于在那一刻落下了泪:有过呵护,有过遗忘,彼此却互不辜负。

偶尔还会有忘记浇水的事情出现,但我已不再惶恐失措,因为我知道,无论陷入什么样的困境,给点水,给点阳光,还可以长出希望。

都说文竹难养,我却那么幸运,同行的时光,静谧安详。

(刘红立 商水县农业局)

买了山地车之后

我天生就是随遇而安的命,最大的性格就是没有性格,犹如一只变色龙,周围环境变了,咱也跟着变。看人家买个山地车,四处兜圈子,我也跟风买进。但是,烦恼自此接踵而至。

我很快成为公众人物,不讲男的还是女的,都开始关心起我的屁股和前列腺来,煞有介事地跟我讲网上看到的让他们担心的事,安鼻子戴眼地给我列举很多受害者实例,怕我不信,自杀式加上一句“别不信,那是俺亲戚”。以至于我每经医院门口,便想到那其中一张病床可能是为自己准备的。

买车子的事不胫而走,直奔单位。领导约谈我,从毛主席的三大纪律谈到习主席的八项规定,最后归结一句:别玩恁陡,低调点儿!

自此,我埋头骑车,不敢抬头看路。我的世界在渐渐缩小,小得只有轮子前面几尺远的地方。

老朋友从外地打来电话,寒暄之后,便开门见山:“早听说了,你四十好几的人,成天趴在车子上,后面撅个大屁股,啥样子!你是卖淫,还是卖萌?”

车子买回来了,总不能不骑吧!我戴着头盔、墨镜和头巾,骑车去外地透透气,刚到小区门口,有一孩子随爷正出门,孩子指着我:“这人没脸!”

在外,风言风语已使我透不过气来,我赶紧回家。我向来以位居户口簿首页而沾沾自喜,这是几十年来残余的尊严啊!可是,当年的自尊好像也找不到了,我轻轻开门、换鞋之后,直奔卫生间,操起拖把,游走于三室一厅。这时,厨房里传出一声吼:你要谢罪啊?!

于是,我拟好了一份“转车启事”……

(付仙 郸城县教体局)

梦里水乡



在烈日的烧灼下,旅游车行驶在炽热的公路上,路上少有行人,路边各种现代化的建筑、设施侵袭着江南的城镇,看不到任何和古老有关的面孔,就这样,对梦里水乡的热切期盼渐渐消逝……梦中的水乡,你在哪儿?

一片苍松翠柳,低垂着娇羞的脸,掩映着古老的石拱桥、临河的小街、依水而筑的小镇——南浔,“梦里水乡”出现在眼前。

小镇该是喜爱静的吧?

我们来时,小镇静静地待在那儿,在苍翠绿色的掩映下更显得幽静,没有了城市的喧嚣,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沿途的小商店里也听不到高亢的吆喝声,让你能静下心来挑选想要的纪念品。也许是它的知名度远不如周庄、乌镇,或许它的开发程度稍稍落后,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喜爱它的人对它大加赞赏,它正幽静地展现着曼妙身姿。

小镇该是富有韵味的吧?

穿镇而过的小河上,摇橹船摇啊摇啊,就穿过了河中架的座座石拱桥,船娘的吴依软语穿透两岸的民居,唤醒两岸劳作的人们……登上石拱桥,遥想明清时代的橹声桨影,感受小镇的无限风韵……

小镇该是最有灵气的吧?

一对夫妻

整理资料时,发现一张同事们在单位后院一起植树的照片。

照片上,一个同事双手牢牢扶着一株大叶女贞树苗,袖子、衣襟、裤腿和皮鞋上沾满了土,还有两个同事甩掉上衣外套,弯着腰给树苗培土。三个人配合默契,在共同栽种一株大叶女贞。不远处,其他同事也在互相协作,共同植树,呈现出一幅热火朝天的热闹景象。

这张照片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到了几年前。那时,单位办公楼刚刚投入使用。后院里除了横七竖八躺着的烂砖头和无精打采的几株野草,别无他物。晴天,黄沙渐欲迷人眼;雨天,污水横流几成汪洋。没人愿意到后院走动。

2007年初春的一个周末,大家按照院办公室的通知到后院参加植树活动。院长亲自带领大家义务劳动,绿化后院。这张照

一张旧照片

片就是那次植树活动的一个剪影。

从此,后院渐渐长出了大叶女贞、香樟、枇杷和石榴,萌发出青青的草皮,蔓延出弯弯的小径,沉淀出绿色的湖面,修建出江南的拱桥……

如今,后院已经由“戈壁滩”变成了小桥流水、曲径通幽、绿色满眼的“小江南”。春天的清晨,你可以到后院听鸟鸣;夏天的午后,你可以到后院去纳凉;秋天的傍晚,你可以到后院摘石榴;冬天的黄昏,你可以到后院看小鸟归巢,竹影婆娑。

工作间隙,总有人漫步其间,吸一口清新的空气,寻一份难得的宁静,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,为下一场“战斗”做好准备。

其实,人也是如此。只要我们坚定信念,坚持不懈,都能在“一穷二白”的境况下创造出骄人的业绩。

(谢新旭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)

一对夫妻

今天乘公交车去西关,我一登车,就有一个女子打量我。我手里拿着个档案袋,该不是好奇吧。这也引起了我对她的留意。

只见她农村女子装扮,一脸的质朴,一脸的良善,那眼神虽不清亮,甚至有些许浑浊,但却洋溢幸福和慈祥。她就坐在一个装有东西的编织袋上,背靠在一个男子身上,那是她的丈夫了。他们都是三十多岁模样,男子脸上的粗糙显现了他工作的艰辛。车到了一个站,男子身旁的乘客下了车,男子就拉女子坐在他旁边,女子就稍稍偎依在他身上。我也拣了位子坐下。

车正前行,忽然男子举起手臂指着路西面对女子说:“快看,那座楼就是我们建的,去年我在这儿有半年呢。”男子很兴奋,好像是在向整车人炫耀他的功绩,说话声音很大,车上其他人也不由得随着他的手

看去。女子并没有因他张扬的言行而责怪他,并没有因丈夫的泥水匠工作而难堪,而是满脸笑容,或许是在为拥有这样一个能干的丈夫而自豪吧。我没有向外面看,我是被这对夫妻的幸福给感染了。

这是多么平凡的一对夫妻啊!男子在外搞建筑,从一个工地到下一个工地,为了孩子,为了妻子,为了这个家,常年在外奔波辛劳;妻子则在家里摆弄田地,养育孩子,收拾家务。他们或许没有太多的物质享受,却有着让我们羡慕的精神上的富足。看他们偎依在一起就知道这是他们生活中一次难得的幸福的旅程吧。

有人说,幸福不关乎钱财,它在于人心的感受。斯言不虚也!

(闫汝凯 淮阳中学)

做人要像树一样

窗外一棵大树的主干被风刮断了。

粗壮,挺拔,每日迎风招展的树干瞬间就倒下了,而它身边的那些细小枝条却完好无损。

按常理说树越粗壮,高大,不是越挡风吗,为什么它反而被刮断了呢?

外面又起风了,风越刮越大,我坐在窗前看那棵树。只见那些细枝条随着风左右摆动,时快时慢。再看那些粗壮的树干,风小时它们倔强地挺立着,尽量不让自己摆动,不让自己屈服。风大时它就顶着风摆动,像个顽抗分子。风好像发怒了,刮得愈加猛烈。最终,势单力薄的树干还是倒下

了。

其实,人活在世上应该像那些细枝条一样,顺势而行。世界本就有穷与富,强与弱,公平与不公平组成的。如果一味地,或盲目地自大、强硬,最终受伤的是自己。正所谓“刚者易折,柔者长存”。必要时要把自己变得柔软,有弹性。无论外界给你怎样的侵袭,都伤害不了你,因为柔软的可以包容,弹性的可以对你的伤害弹回去。

看着那些随风摇摆、毫发无损的枝条,风静之后,它们仍然可以蓬勃、旺盛地生长。

(马艳丽 川汇区电厂老家属院)

媒婆

到了年关,媒婆便成了红人,备受那些年轻小伙和姑娘的青睐。

媒婆的功夫全在嘴上,莫非是常年吃喜鱼吃出来的?谁家姑娘小伙及其父母家庭,她总能滔滔不绝地唠上几天,媒婆的话就像一条长长的红绫,能把小伙和姑娘的心,紧紧拴在一起。

媒婆的目光是一条刻度精确的尺子,谁家姑娘和谁家小伙般配,她量得准确无误,丝毫不差,但媒婆也不少费劲,常常跑了男方家跑女方家,莫非媒婆的双腿就是这样跑细的?

也有遭白眼的时候,但媒婆不在乎这些,媒婆身边有两堆熊熊燃烧的感情之火,

即使在寒冷的冬天,媒婆心里也总是热乎乎的。

每次看到媒婆来去匆匆而又瘦弱的影子,我心里总是潮潮的,乡下许多火红的爱情就是她一手点燃的,许多幸福的日子就是她一手擦亮的。当那些幸福的家庭向她致谢时,媒婆总是摆着手说不算啥不算啥,然后乐颠颠地把年关踩得韵脚分明。

我不知道媒婆的那双手接生了多少爱情,从她满脸的皱纹里我找不到答案,媒婆一生都在为别人做媒,却独独忘了自己,七十多岁的媒婆如今依旧一个人过日子。

(卞彬 沈丘县北杨集二中)